

我平日習慣一邊吃飯，一邊看報，因為吃飯時，口在忙，手在忙，但是眼睛是閒著，邊吃邊看的話，全身器官都不浪費。所以我一向是充分利用時間，嘴在努力增加我身體的營養，眼睛在努力增加我大腦的營養。那天，正在啃饅頭時，眼睛在聯副上突然掃瞄到「黃春明」三個字。黃春明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人，因為他擇善固執，為理想，有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所以我立刻集中注意力去讀他的作品。讀完難過得不得了，連嘴裡的一口饅頭都忘了咀嚼。天下想要自殺的孩子都應該先來看一看這篇〈國峻不回來吃飯〉的小詩。

看看一個作爸爸的人如何用日常生活的語言輕描淡寫地說出心中無可言喻的痛。我小時候看〈販馬記〉李奇哭監時，有一句「人生三苦：幼年喪父，中年喪妻，老年喪子」。黃春明不老，但喪子之痛不論任何年齡層的感受都一樣。這篇文章是生命教育最好的材料，真該收入國文課本，讓所有孩子都讀到。

詩一開始說，「國峻，我知道你不回來吃晚飯，我就先吃了，媽媽總是說等一下，等久了，她就不吃了，那包米吃了好久了，還是那麼多，還多了一些象鼻蟲」。不知道的人讀起來沒什麼，完全是爸爸在跟兒子說話，但是知道的人，悚然一驚，因為國峻用他的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是永遠不會再回來吃飯了。爸爸比較能接受事實：知道你不回來，所以我就不等你，先吃了。媽媽卻是無法承受這個打擊，滴水不沾，家裡的米不但沒少，放久了，還變多了，多了些象鼻蟲。看到這裡就讀不下去了，可憐天下父母心哪！

再下去，「媽媽知道你不回來吃飯，她就不想燒飯了，她和大同電鍋也都忘了，到底多少米要加多少水？我到今天才知道，媽媽生下來就是為你燒飯的，現在你不回來吃飯，媽媽什麼事都沒了，媽媽什麼事都不想做，連吃飯也不想。」孩子不在了，作母親的也就沒有燒飯的慾望了。大部分的中國母親都是為子女而活，挽著菜籃上市場時，想的都是孩子愛吃什麼，先生愛吃什麼，所以爸爸到今天才知道，媽媽生下來是為兒子燒飯的，兒子不回來，媽媽就什麼事也不想做，連飯也不想吃了。我想起我要考大學聯考時，我媽媽很擔心我會在考試時生病，影響考試成績，那時台灣還沒有冷氣，夏天天氣熱，晚上都是開電風扇睡覺，母親擔心我吹電扇不蓋被會著涼，所以一直交代要蓋被，因為她先睡，我後睡，所以母親常常晚上睡一睡爬起來看一下，有時我還沒睡，專心做功課時，會被背後突然出現的聲音嚇一跳，忍不住抱怨，叫她不要管我，母親總是說「媽媽生下來就是要管你們的」。看到黃春明的詩才了解，的確，媽媽生下來就是為了孩子忙的，沒有孩子，也就沒有了人生目標，什麼都不想做，連飯也不想吃了。

第二段說「國峻，一年了，你都沒有回來吃飯」，口氣有點哀怨，如果一個兒子一年都不回家吃飯，父母是要埋怨的，可是誰想到國峻去的是一個有去無回，不可逆轉的旅程呢？「我在家炒過幾次米粉請你的好友」，黃家的炒米粉是有名的，「來了一些你的好友，但是袁哲生跟你一樣，他也不回家吃飯了」，這麼輕描淡寫的幾個字「不回家吃飯」，讀起來卻是這麼的傷痛。「回家吃飯」一向是歸屬感的指標，八〇年代在美國看過一個片子《歸心似箭》，一個傷兵脫了隊，千山萬水就為回家，家的吸引力比地球磁場還強。不回家吃飯了，不是不想回家吃飯，而是再也回不來吃飯了。自殺的朋友，在投環的那一剎那，有沒有想過再也不能回家吃飯了呢？

「我們知道你不回來吃飯；就沒有等你，也故意不談你，可是你的位子永遠在那裡」，一個永遠是空的位子，父母是觸景傷情，怎麼吃得下飯呢？朋友笑他愛吃醋，飯菜都加了

醋，黃春明說「天大的冤枉，望著那個空位，叫誰不心酸？」兒子永遠地不能回來吃飯了，山珍海味，對父母來說，吃到嘴裡都是滿嘴的辛酸。看到這裡，國峻，我想拿大杖揍你，你怎麼可以對你的父母做出這種事呢？你難道不知道死者已矣，生者長戚戚嗎？你何忍讓你的父母身受這種思念的煎熬呢？要知道那個心中的空位是沒有人可以替代的。

所有動過自殺念頭的朋友，請把這首小詩剪下來，放在你的皮夾裡，當你想做傻事時，拿出來看一下，你以為你瀟灑地走了，你沒有。相信我，你沒有。

（轉載自聯合報）